

田沃 鳅 鳝 肥

□马云才

A 我最不能忘的事，是小时候去田间捉泥鳅、捕黄鳝。

早先的田间很肥沃，泥土黑油油的似乎要流出油来。双脚“噗”地踩进水田没小腿肚深浅，泥浆与脚脖子亲昵，似乎是用手掌摩挲着婴儿滑嫩的肌肤，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舒心的感觉。土地既然肥美了，钻进泥土里的泥鳅、黄鳝好像吸收了充分的天地之精华，生长发育得甚是肥腴。虽说泥鳅、黄鳝天生有同样滑溜溜的黏液，天生同样细小的眼睛，天生同样黄褐的皮肤，但泥鳅短，短则六七公分左右，黄鳝长，长则二十公分上下。我们捕捉泥鳅、黄鳝的方法十分简单，工具只用一只畚箕就可以了。

使用时，将畚箕浸进水田里，用右脚在畚箕前面“哗哗”踏几下，泥鳅呀、黄鳝呀、鳊鱼呀、或者河鲫鱼呀，统统被赶进了畚箕内，这时候你要赶快提起了畚箕，内中的“俘虏”蹦蹦跳跳，一齐被你抓进了鱼篓内了。看到这么不错的收获，你定然会手舞足蹈、欣喜不已。当然了，也有可能发生恐怖的现象：当你提起了畚箕，向往着蹦蹦跳跳的收获，谁知畚箕内恰好躺着一条大水蛇，其肚皮红黑相间，首尾蠕动，吓得你“妈呀”一声喊叫，连忙丢掉了畚箕，跳出了几丈之远，心口仍旧“咚咚”狂跳。其实，水田里的蛇都是无毒的，水蛇也好，泥蛇也罢，只是它们的样子挺吓人罢了。

B 到了傍晚，去水田里捕捉泥鳅、黄鳝，那又该是另外一种方法了。夜幕下，你赤着脚丫子，高卷起裤腿，左手提着一盏方灯。所谓方灯，即灯的四面皆封上了玻璃，中间坐一盏油灯，顶首开口，可以流通空气，提在手里不怕刮风下雨，灯仍旧不灭。再右手持一鳊钳，双脚一迈，“扑通”趟进了水田里。这当儿，水田已被农夫辛勤耕耘好了，但还未插上秧苗，所以水田明亮得像是一面镜子。倘若到了白天，水田准能倒映出明净的蓝天和雪白的云朵，再陪衬田舍、垂柳、耕牛，可以称得上是一幅活生生的田园风光的画卷了。再倘若你擅长于作诗，我劝你此时不妨吟唱“开轩面场圃，把酒话桑麻”之类反映农村农耕田园风光的诗篇。

这时候，你大概已经趟进清凉的水田里了，马上开始捕捉这些栖息于泥水里的动物。这些动物尽管狡猾，但到了晚上在方灯的照耀下似乎失去了灵性，呆若木鸡。倘若你发现了泥鳅、黄鳝，只要右手夹紧鳊钳轻轻一夹就夹住了。虽说泥鳅、黄鳝天生有滑溜溜的黏液，但在这里却派不上用场，因为鳊钳有锯齿，能有效地夹住它们的溜滑身体令其难以逃脱。也有的时候你趟水或许发出了响声，泥鳅、黄鳝受到了惊动，好像从梦中惊醒一般，逃出了几步之远。这时候千万莫急，只要小心翼翼地追将上去，再用鳊钳腹背一夹，就可以手到擒来了。

将近夜半，你举方灯照照鱼篓，发现“战利品”已满上篓颈了。你满意地踏上了田埂，水渠里洗净了泥腿子，准备返家。走在路上，你举目一望，哈！田野里的灯火仍旧星星点点、闪闪烁烁，仿佛是天上的群星坠落于人间——哦，原来是同伴们仍在水田里挑灯夜战，兴致正高，忘记了夜深，该是回家休息的时候。

C 从水田中捕捉来的泥鳅、黄鳝，我家压根儿没有大快朵颐的习惯。尤其是它们滑黏黏的表皮，一看就叫人恶心不已。而我的叔叔全家老少却对有关泥鳅、黄鳝的饮食十分嗜好。我们不吃，只好把它们出售给水产公司：泥鳅每斤九分，黄鳝一角三分。一年累计，倒有一笔可观的收入。水产公司四周皆摆放着十几口大水缸，凡是收购来的泥鳅、黄鳝，悉数倒入缸内，并拿盐巴腌透。太阳好时，一筐筐抬将出来，摊晒在水门汀的晒场上，几里之外都能嗅得到那种臭烘烘的味道。但你千万不要嫌弃这臭味为好，俗话说：天上斑鸠，地下泥鳅。说的是这两种东西是美食。据说这腌透了的泥鳅、黄鳝晒成了干儿，肉质细嫩，味道鲜美，可以远销四面八方，是老百姓喜爱的美食。

然而，也并不是说，我家对泥鳅、黄鳝从此敬而远之、不入庖厨了，不是的。我记得七岁那年，我家不知从何处搞到了一条黄鳝，碗口粗细，体长丈余。我的母亲和姐姐做搭档，准备红烧呢，还是清炖？我也不清楚。我跪在水缸搁板上，双手抓住灶沿看稀罕儿。一会儿，锅内的菜油煮沸了，母亲趁机将囫囵的大黄鳝“嗤”地一声放入了油锅内，但还未来得及盖上锅盖儿，大黄鳝触及沸油顿时活蹦乱跳，随后“嘭”地一声，它滚出了锅内，跌落于地面上，浑身抽搐不已。此时，油星子却从锅沿四周飞溅入我的脸孔、胸膛、腹部以及四肢上，我灼痛得“哇哇”乱叫，满地儿打滚。我姐姐赶紧脱掉了我的衣衫，用毛巾死劲地揩擦沾在我身上的油星子。忙完了这些，惊魂甫定，望着泥地上直挺挺躺着的大黄鳝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还是妈妈主意好，她差姐姐去隔壁叫来了堂姐。堂姐来了，她走上前去抓起了大黄鳝的尾巴，摆放进了油锅内，并把锅盖“啪”地一盖——一场闹剧就此落幕了！

这是我家第一次、也是唯有一次烹调黄鳝的奇特经历。



配图 汤青